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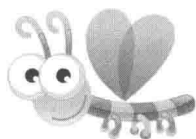
经典译林青少版

悲惨世界

[法国] 维克多·雨果 著



译林出版社



经典译林青少版

悲惨世界

[法国] 维克多·雨果 著

陆蕾 改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惨世界 / (法) 雨果 (Hugo, V.) 著; 陆蕾改写.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4 (2015.5 重印)

(经典译林: 青少版)

ISBN 978-7-5447-4438-6

I. ①悲… II. ①雨… 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7340号

书 名: 悲惨世界

作 者: [法国] 维克多·雨果

改 写: 陆 蕾

插 图: 王叶露

责任编辑: 冯一兵

特约编辑: 沈 挺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3.25

插 页: 4

字 数: 108千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438-6

定 价: 19.5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7
第四章	58
第五章	76
第六章	93
第七章	115
第八章	131
第九章	149
第十章	165
第十一章	182

第一章

一八一五年的时候，迪涅城的主教是比安维尼·米里埃先生。主教大人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大概已有七十五岁。自一八〇六年以来，他一直在该教区任主教。

米里埃先生初到该区上任时，陪伴而来的还有一位比他小十岁的妹妹。他妹妹名叫巴蒂斯蒂娜，是一位老姑娘，终身未嫁。

他们共用的仆人就只有一个与巴蒂斯蒂娜小姐同年的女佣——马格卢瓦太太。马格卢瓦太太以前是米里埃先生任本堂神甫时的女佣，现在则是小姐的贴身侍女，又是主教的管家，双重头衔集于一身。

米里埃先生来该城上任时，人们根据帝国法令的规定，以仅次于元帅地位的礼仪规格隆重地接待了他，把他安顿在主教府里。

安顿就绪，全城静候主教履行职责。

主教府与小城医院正好毗邻。



主教府建于上个世纪初叶。大厦用石料建成，雄伟而壮丽，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富丽堂皇的爵爷贵人府第。隔壁的医院则相形见绌，是一幢狭小而低矮的普通宅院，只有上下两层，另带一个小小的花园。

主教到任三天后，视察了医院。视察完毕，他特意邀请院长到他府上观光。

“院长先生，”主教说，“您的医院里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主教大人。”

“这与我数的一样。”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接着说，“一张挨一张，实在显得太拥挤了。”

“这正是我所关注的。”

“而且，对于正在康复的病人来说，那花园也似乎小了点。”

“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这次谈话是在楼下的餐厅里进行的。主教沉思片刻，突然转向院长：

“院长先生，您认为，光在我们坐的这个厅里，能容纳多少床位？”

“在主教大人的餐厅里？”院长愕然地大声问道。

主教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厅，像是在用眼睛测算似的，然后又抬高嗓门说：“听我说，院长先生，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您那窄小的五六间屋子里，挤着二十六个病人。我们



这儿才三个人，却占据了可容纳六十个人的位置。其实，现在您住的是我的房子，而我住的应是您的。您把我的房子还给我，物归原主。这儿才是您的医院呢。”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可怜的病人被安顿到了主教府，而主教大人却在原来的医院里安了家。

巴蒂斯蒂娜小姐心悅诚服，无所怨言，毫无保留地服从了这种安排。这位虔诚的圣女从来都认为，米里埃先生既是她的兄长，又是她的主教。她衷心地爱戴他，并且极为淳朴地敬服他。他说话的时候，她俯首帖耳；他行动的时候，她亦步亦趋。只有女佣马格卢瓦轻轻抱怨了几声。

按照惯例，主教们总要在他们的训谕告示上署上自己的教名全称。当地的穷人，则在主教一长串的姓名中挑选了他们觉得有意义的，单称他为比安维尼主教。看来，这个称呼也很合主教的意。他说：“我喜欢这个名儿，‘比安维尼’比‘主教大人’来得好。”

他祖籍是普罗旺斯，所以轻而易举就掌握了南方各种方言。这既使得他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欢心，又大大有助于他去了解和接近各阶层的人士。因此，他也使自己深入进了各种各样的人的心灵深处。

在处理繁杂的公务和作日课之余，他首先想到的是贫苦人、病人和受痛苦折磨的人。在考虑痛苦者和贫困者之余，他首先从事的是劳动。有时，他手持铁铲在园子里翻地耕耘，有时他又伏案诵读，撰写文章。



主教所到之处,人们笑逐颜开,犹如过节一般。仿佛他走到哪里,就把温暖和光明带到哪里。三岁的幼童和白发苍苍的老人都会争先恐后地拥到窗前门口,迎接主教的光临,有如笑迎希望的朝阳。主教为大家祷告,大家也为主教祝福。谁要是遇到困难,有所需求,小城的人总是把他指引到主教的住所。

他住的房子只有底楼和二楼。房后有一处约四分之一亩大小的园子。两个女人住在楼上,主教住在楼下。楼下三间房,第一间充当餐室,第二间用作卧室,第三间是祈祷室。在祈祷室的尽头,有一间总是关着门的凹室,那里面放着一张床,是专门为偶尔来此寄宿的客人预备的。此外,小花园里还有一间牲口棚,那里关着主教亲手饲养的两头奶牛。整座房子都用石灰粉刷一新,一眼望去,既像军营又像医院。再加上两个女人的精心照料,使这所房子里里外外都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这是主教所允许的唯一奢华。他说:“这丝毫不损害穷人的利益。”

然而,有一点必须交代清楚,在主教从前拥有的什物里,还留存着六套银质餐具和一个银铸的大汤勺。每当马格卢瓦太太望着这些银器在粗糙的白色台布上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光芒,总不免感到乐滋滋的。

在主教卧室的床头边,有一个小小的壁橱。马格卢瓦太太每天晚上都要把那六套银餐具和大银勺收进小壁橱里。

餐厅的正门朝向主教堂前的广场。从前门上总挂着大



锁，装着铁闩，犹如一扇壁垒森严的牢门。主教住进后，便叫人把这些东西统统撤去。现在那扇门无论昼夜，都只带一个活销。任何过路人，即使在更深人静之时，只要轻轻一推，门就自然敞开。刚开始，两个女人为这扇从来不上锁的饭厅门，不知悬了多少心，发了多少愁，最后米里埃先生对她们说：“如果你们乐意的话，在你们卧室的门上安一个铁闩好了。”她们终于可以和他一样把心放下来了，至少从外表上她们显出了无忧无虑的表情，虽然马格卢瓦太太总还不免有点儿提心吊胆。

一八一五年十月上旬的一天，太阳落山前的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徒步旅行的陌生人进入了迪涅城。这会儿，几个市民站立在街头巷尾，惊疑不定地瞅着这个陌生人。恐怕再没有一个过客在外表上比他看起来更寒酸、衣衫更褴褛的了。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体格粗壮强悍，大约四十七八岁。一顶鸭舌帽压至眉头，把那张晒得黑红、淌着汗水的面部遮去了半边。从敞开的黄粗布衬衫的衣襟处，露出了毛茸茸的胸脯。胸前飘荡着一根扭得像麻绳似的领带；下身穿一条蓝粗布斜纹裤；一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扎得严严实实，在背上晃荡；手里拿了根粗棍子。他的短发凌乱，留着长须。没有人认识他。这显然是个不速之客了。若不是经过了长途跋涉，能显得这样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吗？

走到普瓦施韦街拐角的地方，他向左拐，朝市政厅方向



走去。他进了市政厅，一刻钟后又出来了。市政厅的大门口坐着一个警察。那人脱下便帽，向警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警察并没有回礼，只是仔细地审视着他，眼睛盯着他走出好远才又返回市政厅里去了。

当时在小小的迪涅城里，有一家叫“科尔巴十字架”的豪华旅馆。老板名叫雅甘·拉巴尔。这是当地最高级的旅馆了。这会儿，那人正朝这家旅馆走去。他径直进了厨房。厨房门朝向大街，正好和街道一般齐。所有的炉灶都生了火，壁炉里大火正在欢快地跳跃。旅店老板一会儿看看炉火，一会儿看看锅里，忙得团团转。他在为车夫们准备着一顿丰盛的晚餐。隔壁房里，好几个车夫正在谈笑风生。

店老板听得门响，见又来了一位新客人，他眼睛盯着炉灶，头也不抬，问道：“先生要点什么？”

“吃和睡。”那人说。

“再容易不过了。”店老板回答说。这时他转过头来，把旅客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马上又说：“要付钱的呀。”

那人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夹子，回答说：“我有钱。”

“那好，我就来伺候您。”店老板说。

那人把皮夹子放回衣袋，卸下行囊，搁在门旁的地上，手里依然拎着那根木棍，走过去，在火旁的一条矮凳上坐下。

这时候，来回奔忙的店主人，还在一直打量着这位来客。

“马上就开饭吗？”



“请稍等会儿。”店老板说。

在新来的客人背过身去烤火的时候，这位派头十足的店老板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接着又在一张旧报纸上撕下一角。他在那张纸的空边上写了两行字，然后交给一个看来是厨房小徒工兼仆人的孩子。店老板在小徒工的耳边说了句什么，小徒工便朝市政厅的方向跑去。

这一切，那旅客一点也没看到。他又问了一次：“马上就开饭了吗？”“请稍等一会儿。”店老板说。

小徒工回来了。他带回了一张纸条儿。主人像一个等候命令的前线指挥官，急忙打开纸条。他像是精读课文似的看完纸条，然后点点头，又沉思了片刻，最后向新来的客人走近一步，说：“先生，我不能够接待您。”

那人从凳子上欠起身子，问道：“怎么？您怕我不付钱吗？要不要我先付？我有钱呢，我跟您说。”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

“您有钱……可是我没有房间。”

那人心平气和地说：“把我安顿在马厩里好了。”

“我不能呀！”

“那又为什么？”

“马厩里也满了。”

“那也没什么，”那人又说，“随便在顶楼上找个角落，放上一捆草就够了。这事，我们吃了饭再谈吧。”



“我也不能给您开饭呀。”

“真是笑话！我快饿死啦！我从太阳升起的时候走起，走了足足十二法里，我付钱，我要吃饭！”

“我什么吃的也没有啊。”店老板说。

那人哈哈大笑一阵，然后转过身，指着炉灶说：“什么吃的也没有？那是什么？”

“那全是马车夫先生们预定的。”

“他们多少人？”

“十二个。”

“那里有足够二十个人吃的东西。”

“可是，他们全定好了，而且已经付了钱。”

那人还是心平气和地说：“我这会儿已进了贵店，我饿了，我得住下！”

到这步田地，店老板只好俯过身子，凑到他耳边，用一种使他心惊肉跳的声调说：“快走！”

那旅客蓦地一转身，准备开口争辩，店主用逼人的目光盯住他，催促道：

“瞧，废话也说够了。您还要我说您叫什么名字吗？您叫让·瓦让。现在，您要我说出您是什么人吗？一见您进来，我心里就犯嘀咕，我已经派人到市政厅去问过了。您瞧，这就是那边给我的答复。您认识字吗？”

说着，他把那张从旅店送到市政厅，又从市政厅带回旅店的小纸条递给那位旅客。旅客在纸片上扫了一眼。店老板



沉思片刻，又说道：“无论对哪位客人，我向来都客气相待。您还是赶紧离开吧。”

那人耷拉着脑袋，拾起搁在地上的行囊，走了。

他像一个受了奇耻大辱的人，伤心委屈，沿着大街，贴着墙根，失魂落魄地向前走。他一次也不曾回头。倘若偶尔他回头看一下，便会看见店里的旅客和街上的行人们，正簇拥着站在旅店门口的店老板，在那里起劲地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而且，他从人们轻蔑和惶恐的目光中定会猜测出，他的到来会成为全城的一件大事。

不过，这些事他全都没看到。

他就这样朝前走着。忽然，他感到饥肠辘辘，饿得难受。夜幕就要降临了。他向四周望去，试图寻觅食宿的地方。恰好在街的尽头，射出来一束亮光，隐隐约约可以看见 T 形铁架上伸出一根松枝，刺向灰色的夜空。他向那地方走去。

那儿果真是一家酒店。这酒店同时也是个下等客栈，店房有两扇门，一个临街，一个朝向堆满畜粪的小院。他不敢从临街的大门步入，便先溜到院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拨开门闩，推开店门。

“谁？”店老板问。

“一个想住下并想吃饭的人。”

“好的。这儿既有东西吃，也有地方住。”

他进去了。那些正在喝酒的人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打量了他好长时间，瞧着他取下行囊。店老板对他说：“这儿有

火。饭还在锅里煮着，先过来暖暖身子吧，伙计。”

他走过去，在火炉旁坐下，把那双累坏了的脚伸到火旁。从锅里散发出的饭菜香味，令他想流口水。

围桌饮酒的人中有一个鱼贩子，在来这里之前，先去拉巴尔的马厩里寄存过马。碰巧，就在当天上午，他在路上碰到过这位貌似凶神的陌生人。陌生人还要求鱼贩子让他坐在身后，鱼贩子没答应，反而快马加鞭地跑了。半个小时以前，围在拉巴尔身边的那堆人里面，也有这个鱼贩子。鱼贩子在他座位上向酒店老板使了个几乎不易让人察觉的眼色，酒店老板走到他身边，他们彼此窃窃私语着什么。只见酒店老板又回到壁炉旁，突然把手按在那新客人的肩膀上，对他说：“你得离开这里。”

新客人转过头来，语调和缓地说道：“啊！您知道？……”

“是的。”

“另外一家旅店刚把我打发走。”

“而现在，我也要把你从这儿撵走。”

“您打算让我上哪儿去？”

“别的地方。”

他只得捡起棍子，拎起行囊，走了。

他从监狱前面走过。门上垂着一根拉铃的铁链。他拉响了门铃，门上的小窗口开了。

“看守先生，”他说，说话时还恭恭敬敬地脱下了帽子，“您能行行好，打开门，让我进来住一宿吗？”



回答他的是一声冷冷的拒绝：“监狱可不是客店。您要是被捕了，我就会给您开门的。”

小窗口又关上了。

他进了一条有许多小园子的胡同里，在这些小园子中，他看见一座小房子的窗户里透出了灯光。他隔窗向里一望，那是一个宽敞的房间，四壁用石灰粉刷过；床蒙上了印花布，角落里一个摇篮，几把木椅；墙上挂着一支双管猎枪。屋里中间的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饭菜。桌旁坐着一位四十开外的男子，他正喜笑颜开地逗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在他膝盖上跳跳蹦蹦的。他身旁有一个年轻的少妇，正在给另一个孩子喂奶。父亲在欢笑，孩子在欢笑，母亲也笑吟吟的。

这种温柔而宁静的场面把那个外来人吸引住了。他凝视着，如痴如醉。或许，他在寻思：这幢欢乐的房子是好客的，在这个喜气洋洋的幸福家庭里，他或许能找到一点儿同情与怜悯。他轻轻地敲了敲窗子。

里面的人没有听见。

他又敲了第二下。

他听见那个女人说：

“亲爱的，我好像听到有人在敲窗子。”

“没有吧？”丈夫回答。

他又敲了第三下。

那男子站起身，端着灯走过来，拉开了门。

“先生，”外来人说，“真对不起。我付钱，您能给我一碗



饭,让我在这小园子的草棚角落里过上一夜吗?您说可以吗?要是我付钱的话……”

“您是谁?”房主人问。

那人答道:“我从穆瓦松山区来。我走了一整天,足足走了十二法里。我付钱行不行?”

“留宿一个肯付钱的正派人,”那男子说,“我大概不会拒绝。不过,您为什么不住旅店?”

“旅店里没有地方了。”

“笑话!哪有的事!今天既不逢会,又不遇集。您去过拉巴尔旅店了吗?”

“去过了。”

“那里也没有空位?”

外乡人尴尬地回答说:“我也搞不清楚,反正那里没让我住下。”

“您到夏福街那家旅店了吗?”

外乡人更感到为难了,他吞吞吐吐地说:“那里也不肯接待我。”

那男子的脸上立刻泛起了怀疑的神色,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外乡人,随后突然声音颤抖地叫起来:“莫非您就是那个人?”

他又盯了外乡人一眼,往后退了三步,把灯放在桌子上,从墙上取下了那支双管猎枪。

而那位少妇在听到丈夫的话之后也站起身来,搂住她的



两个孩子，躲到她的丈夫身后，骇然地望着外乡人。

屋子的男主人像审视蛇蝎似的将那人打量了一番后，又回到门口，说道：

“滚！”

“行行好，”那人又说，“给我一杯水吧。”

“给你颗枪子儿！”

那男人说完，砰地关上了门，接着是插上两道结实的门闩的声音。

夜色越来越浓了。阿尔卑斯山的冷风在阵阵呼啸。在昏黄的余晖中，外乡人看见路边有一座好像是用草坯垒起来的茅草棚。他不假思索，毅然穿过木栅栏，进入了小花园，朝茅草棚奔去。这间草棚的结构有点像养路工人在公路边搭的那种防风避雨棚，一个又窄又矮的小洞口就算是门了。他想，这自然是养路工人的暂栖之所了。于是，他四肢伸直，腹部着地，匍匐爬了进去。棚内很暖和，而且还有一张用草铺成的挺舒适的“床”。他在那“床”上躺下，由于实在太困倦了，一点也不想动弹。后来，因为他背上压着一个行囊使得他很不舒服，何况这也可以作为一个现成的枕头，他便动手解开拴那行囊的皮带。这时他忽然听到一种动物凶狠的叫声，扭头一看，草棚的洞口站着一只龇牙咧嘴的大狗。原来这是个狗窝。

他本身就是那种胆大力壮、令人生畏的人，他操起棍子当武器，用行囊当盾牌，好歹从那狗窝里钻了出来。这样一来，他那身本已相当破烂的衣服就更加破得不成样子了。他